



百岁忆往

上世纪30年代初,日本侵略东北,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,又向华北逼来。张学良不得不离开了。北平的支援东北义勇军的捐助活动不得不停止,转入分散状态,于是天津租界地内出现了古今人中医诊所。有叫古今人的吗?有这样开药方的吗?无论病轻病重,他开的药方一律不超过九味药。这是哪一路中医药方?一直到现在,天津人好说天津故事多,古今人中医诊所就是光彩故事中的一个。

古今人原名关德纯,满族,生于沈阳长于沈阳,自小家贫,边打工边求学,总算熬出一个师范专科学校的学历。凭这个学历,他走上三尺讲台,做个月月有工资的小学教师绝对不成问题,能苦尽甘来。但他不这样做,而是继续边打工边办免费的贫儿学校。如果有捐款,还可以在中午给贫儿一点伙食。如果贫儿病了,能够开个药方,帮助贫儿缓解病痛——他自学成才,成了能治病的中医,也是只开九味药的根本原因。他的本领太惊人了。

当时在沈阳青年会任总干事,后来成为党的地下工作者,在情报战线上作出杰出贡献的阎宝航,闻讯前来拜访关德纯,惊为奇人奇事。除了给予关德纯及贫儿学校一定的帮助,阎宝航更为重要的帮助是介绍张学良前来参观,张学良十分惊叹,捐了一笔巨款,贫儿免费学校成了沈阳的一张大亮名片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,贫儿免费学校无法继续了,关德纯含着眼泪离开了沈阳。他到了北平,想再见张学良一面,但当时张学良躺在烟榻上,许多重要的人物都见不到他,更别说与他只有一面之缘的贫儿学校校长了,关德纯把一封信寄给了张学良,他直言直语,说像你这样国仇家恨系于一身,应当振作起来。据说张学良看了一遍又一遍,放声大哭。劝张学良戒烟,关德纯是第一人。

关德纯最关心的还是他贫儿学校的学生,他们失学以后,又怎么成长?他在沈阳还有亲友,就找他们打听这些学生的下落。这些失学的贫儿当然前途无量,他们想爱护他们的校长,也在寻找他。一来二去,古今人中医诊所门前就有了衣服不整、面黄肌瘦的青少年找來。关德纯只靠诊所讨生活,养活不了这么多吃饭的人,何况还无法让他们上学呢。关德纯就和学生们说,现在救国第一,革命第一,你们愿意到解放区去吗?据说,三三三两先后共有七个长大的贫儿走进了解放区,后来都成了能挑担子的干部。

天津有多条地下党秘密联系通道,因系统不一而路线也不一,有去冀东的,有去冀中的,有去延安的。关德纯究竟联系的是哪条线,说不清楚了。更说不清楚的是关德纯的身份,他就只是贫儿学校校长,助困人士和慈善家吗?或者是和党有一定联系的同路人吗?说不清楚了。

六年局部抗战,八年全面抗战熬过去了,抗战胜利了。就在这一年,古今人中医诊所的招牌忽然摘了下来,古今人从此在天津消失了,找他看病的人,再想要个又能治病、又只有九味药的药方不可能了。我想再为这位传奇人物多留几笔文字也不可能了。

祝愿这位无私奉献一生的传奇人物,还有更多光彩篇章能被后人挖掘出来。

在美国时,我和老伴儿居住在球道山别墅区。别墅区北临一条贯穿康州与纽约州的山区公路。公路两旁是茂密的森林。

我和老伴儿常沿公路散步。走过康州与纽约州界碑往西不远处,会看到路边竖着一块警示牌,上写:“嗨,袭击蜜蜂会要你命的!”

蜜蜂在控制自然病害虫害方面,有其独特的作用。蜜蜂是自然生态系统食物链中十分重要的一环,对生态平衡起着其他物种无法替代的桥梁作用。生物学家断言,如果地球上没有了蜜蜂,依赖蜜蜂授粉而繁衍后代的植物,以及依赖吸食蜜蜂授粉的植物果实而生存的动物(包括人类自己),将面临绝迹的危险境地。然而,我们在球道山公路散步时,从未遇见过蜜蜂,所以觉得在此处竖立这块警示牌有点莫名其妙。

后来,一个叫凯勒的小伙子告诉我们:这块警示牌是他亲自竖立的,并得到社区居民的一致称赞。

他给我们讲述了一个颇富警示意义的真实故事。

四年前,在这段公路旁的树林中住着一窝数目庞大的蜂群。那天,凯勒的父亲在公路上骑车锻炼。经过此处时,一只蜜蜂落在了他的额头上。不经意间,他伸手将这只蜜蜂打死了。刹那间,这只蜂的死讯传到了蜂窝。愤怒的蜂群振翅疾飞,纷纷而来,将凯勒的父亲团团围住,他的头上、脸上、脖子上、手上、胳膊上、腿上,很快就爬满了蜜蜂。它们愤怒地用蜂针扎,用蜂嘴咬。凯勒的父亲疼痛难耐,猛力蹬车而逃,群蜂穷追不舍。慌乱中,他摔下路边的石崖,不幸去世。

凯勒的父亲究竟是摔死的,还是被蜂群刺死的?反正,他的死与那群蜜蜂有关。于是,有人提议,请消防人员迅速将蜂群剿灭;也有人建议,把那群蜜蜂赖以生存的树林砍伐、清除干净,断绝蜜蜂的生存之所。这些办法虽然可行,但不环保。

凯勒在大学是生物学的,他提出一项科学有效的解决办法,获得大家的赞同。在蜂窝的不远处有一片空地,凯勒在空地上栽种了十几种植物,芬芳的花香吸引了蜂群。不久,蜂群将家安在花地旁边的树丛中了。

蜂群搬家了。警示牌却牢牢地竖立于路旁:“嗨,袭击蜜蜂会要你命的!”

利的库斯图里卡不断地问自己一个问题,究竟是想成为在好莱坞立足的导演,还是坚持做自己?

最终,库斯图里卡还是决定离开好莱坞,回到家乡拍摄本土电影,向世界展示巴尔干半岛的民族文化与地域风情。库斯图里卡回国后,从1995年到1998年短短四年间,拍摄完成了《地下》和《黑猫白猫》两部作品,仅有450万美元预算的《黑猫白猫》在巴尔干地区的票房竟然击败了2亿美元预算的《泰坦尼克号》,这让库斯图里卡更加坚信回到故乡是最正确的选择。而这部看似荒诞、搞怪的欢闹喜剧电影内里,也有着导演对于本民族命运和文化的深思。

除了导演的身份外,库斯图里卡还是一位乐队贝斯手,2016年他曾带领自己的乐队在上海美琪大戏院举办了一场音乐会。当南斯拉夫经典影片《桥》的主题曲《啊,朋友再见》回荡在剧院时,更是将现场气氛拉到了最高潮。就让我们踏着这首歌的旋律,一起走进电影《黑猫白猫》。

3月25日22:17 CCTV—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《黑猫白猫》,3月26日15:44“佳片有约”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。

严,当代作家能够体味母语气韵和哲学意味的人不多,先生独得其神,且以百姓之趣为之,在看似平淡之间,已有层叠不已的气象。弹指之间,山河变色,一语之出,百卉悉开。这是鲁迅之后重要的精神存在。时间越久,他的价值便越发清晰地凸显出来。

他的文字接续了千百年的文脉。节奏、章法、意象,都在金石之趣里浸泡过,宋明文人的文章之道,以一种日常的方式儒雅地涌出来。他的美不在那些刻意的词采选择上,而是体现在口语与文言的变奏中。粗看起来,平淡如水,而整篇视之,高低起伏,阴阳回旋,寂寞之处突现奇音,细微之中有着深的寓意。百年的小说家,有此种功底者,惟二三人矣,先生于荒漠里独拓出审美的绿地,至今让我们感到文章的爽意。

这其实不单单是审美的突围,也有人生哲学的雨露。这样的书写有他对于人生的特别的态度。有意回避无序化的谈吐,不再以灰色涂抹人生之境,那自然不及卡夫卡的深度,也缺了鲁迅的苍凉之气,但却开启了寻常之人的爱意之门。那门的背后不都是枯燥与无聊,天地之间,是初露的曙色,燥热里流出夏日的清凉。在细小的世界看人间万象,未尝不能有酣畅之咏。那些醉心于宏大叙述的人,精神的高墙一个个坍塌下来,而他却于幽微里折射出纷繁的气象。对于研究者而言,其审美理念真的改写了文学的地图。

当代文学已经有了七十多年的历史,作家之多已经让我们眼花缭乱。如果不是汪先生的存在,贯通古今的写作便会中断了。这使当代文学有了与民国文学对话的资本,而且连接了现代性的版图变得完整了。民国文学是晚清文化的产物,而当代文学除了红色传统外,也含有民国文学的基因,后者的代表就是汪曾祺先生。而且他的存在也告诉人们,当代文化其实也是在民国文学的基础上延伸出来的。民国之后,新生的与固有的文学意象,都在汪曾祺那里有趣地保留。他给我们的教益,今天还没有被很好地品味。

没有想到《闲话汪曾祺》这本书很快会再版,这是借了汪曾祺热的推力,真的是与有荣焉。这几年的大学论文里,谈及汪曾祺的越来越多,有的已经很有深度,深觉自己多年前的文字乃过时之咏,只是凑些热闹而已。我们这些喜欢汪曾祺的人,愿意为其传播努力再三,实则也是自我的洗礼。如果因了此书,有人能够再去重读汪曾祺先生的文字,那么吾愿足矣。

(本文为作者所著《闲话汪曾祺》再版自序,刊出内容略有删节、调整,标题新拟。)

## 读懂汪曾祺

孙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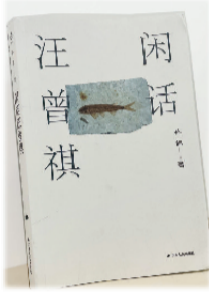
晃动,死灭中却烛光闪闪。这其实已经不同于废名与沈从文,走出了别人没有走过的道路。

汪先生的存在,带来了许多稀少的元素,这在鲁迅那代人属于常识的东西,而当代作家多缺少类似的基因。例如,他的作品常常有寺庙生活的描述,和尚、尼姑、居士在其小说里总能有另外的寓意。他不像苏曼殊那样在辞章里熏染佛音,而是看到世俗佛教里的中土文明的本然之色。鲁迅最早在《我的第一个师傅》里写到世俗化的佛教中人的状态,诠释了寺庙间的世俗之景。汪先生是接着鲁迅继续走下去的人物。《受戒》《慧明》写庙宇内外的人生,我们感慨的不都是宗教生活,而是宗教影子里的人性之旅。那些惆怅的苦旅里的微明之光,那么动人地暖着我们的心。汪曾祺于此,看出了人间世最为神奇的美质。

他曾说自己是儒家,其作品也确实有儒家温和、悠远的好。但那不是朱熹的儒家,也非马一浮的儒家,而是经历了五四新文化沐浴过的儒家。这中和之音与冲淡之曲,也有对于人性的拷问,带着清灵的爽意,引人到自审的高地去。不再观念先行,而是从经验里提取爱意。他剔除了鲁迅的残酷,远离了矛盾的隐喻,开辟出当代审美的新途。那些被许多新文化人压抑的传统,被一点点召唤出来,于是现代白话与明清白话的书写,已不再是断裂的对立者。我们古老的文明与现代的鸿沟,被慢慢抹平了。

批评汪曾祺的人,以为其格局不大,革命话语在他那里被稀释了。我们如果细分析其文本的内蕴,往往比神往重大主题的作家要丰富得多。简单化与概念化在他那里消失了。反讽、静观、冷思都在词语的背后游动,对于存在的描述,也有幽默有趣之处,且显出冷峻后的超脱。《聊斋新意》集中体现了他于流俗里透视人性的智慧,这给他的作品带来复杂的一面。在这个意义上说,他是一个反本质主义的作家,就审美的突围而言,他的存在,比先锋作家可能更为重要。

被读者持续认可的作家,才真的活在自己的母语里。汪先生不仅仅打捞了失去的文明之光,也恢复了汉语的尊



汪曾祺

的是,一望无际的盆地戈壁间却分布着一片充满生机的绿洲。

如此干旱的戈壁为何能绿意盎然?水源从何而来?答案是来自古代吐鲁番人民用智慧创造出来的坎儿井。

在吐鲁番盆地北部的博格达山和西部的喀拉乌成山,春夏时节,这些天山支脉有大量积雪融化,与雨水一道流出山谷,很快渗入戈壁地下成为潜流,积聚日久,使戈壁下面含水层加厚,形成储量庞大的地下水,为坎儿井提供了丰富的水源。人们利用山的坡度,巧妙地创造了坎儿井这一荒漠地区特殊的灌溉系统,引地下潜流灌溉农田。

清代萧雄《西疆杂述诗》中有一首言及坎儿井:“道出行回火焰山,高昌城郭胜连环。疏泉穴地分浇灌,禾黍盈盈万顷间。”点明“疏泉穴地”是坎儿井这一水利工程的最大特点。坎儿井由竖井、地下渠道、地面渠道和涝坝四部分组成。首先在地面

由高至低打下井口,将地下水汇聚;然后,在井底修通暗渠,待地下水到目的地后才引出地面,这样也保证了地下水不会因炎热、狂风而被蒸发或污染。最后,建涝坝蓄水以供人使用。

手摇辘轳、畜力辘轳和暗渠是坎儿井的主体。在掏挖暗渠时,吐鲁番人民发明的油灯定向法令人赞叹。这是巧妙运用了两点成线的原理,用两盏油灯确定暗渠挖掘的方位,并且能够确保暗渠的顶部与底部平行。具体操作中,施工者只要始终挖掘自己的影子,就可以保证方向不发生偏离。在生产力非常低下的古代,劳动人民能够想出如此妙招,不得不令人感佩其智慧和巧思。

坎儿井就是这样引来了天山上的冰雪融水,而且流量稳定,保证了自流灌溉一举成为养育吐鲁番儿女、灌溉万顷良田的生命线。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在上世纪30年代就赞道:坎儿井流过的地方,果木染绿了荒原。

新疆大约有1600多条坎儿井,多集中于吐鲁番盆地,达1200多条,总长超过5000公里,纯然一条长度近乎长江的地下运河,当之无愧能够与万里长城、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。

从坎儿井暗渠流出的水,不易被污染,加之经过千层沙石自然过滤,实际已成为天然矿泉水,富含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。当地居民中饮用此水的百岁以上老人比例高,因此,素有“葡萄和瓜果之乡”称号的吐鲁番还有“中国长寿之乡”的美名。

暗渠里清凉的水一直流淌着,没有泛起水花,但心情始终激荡着的杨教授深有感触地说:“坎儿井完全是地下运河,是人定胜天的实例。万里长城和京杭大运河固然伟大,但毕竟不似坎儿井,纯粹是出于人民高度自觉地为改变其恶劣的生存环境而战的—种明智之举。这简直似孙悟空手中的法宝,一举把火洲变成了绿洲。这里流淌着的哪里是井水?在我眼中,就是洒向干渴大地的甘露,就是供给于大地肌体的血脉,更是从古代流淌到当代的智慧之水,足以成为人类向严酷自然勇敢挑战的胜利标志和里程碑……”

汪曾祺生前没有料到对自己的重要价值,他的学识与文笔之好,同代人一时也难以描之。我觉得他生前是寂寞的,能够与其深聊的人不多。想起来我与他的几次交流,都在浅的语境里,后来感到可惜的是,没有很好理解他的思想,以致当年请教的问题都非本然之所。在他去世多年后,自己写这本书,其实是在补课。

据说当代作家身后,作品再版次数最多的,就有汪曾祺。这个现象说明他的别致,其人其文,乃文坛上的明珠。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学问家,但不都是书本的知识,还有生活的道理。在其作品里,这些学问都以很东方的方式传达出来,且又有现代主义的背景在内里。我们看他谈及历史掌故与古代文章,其眼光往往还在一般学者之上。对语言学、文学史的理解,都有专业人士少见的意识。但他没有把这些学术化,而是在诗意与风俗画的感性描绘中,不动声色地呈现出来。而且,常常悟出生活里的理趣,那些我们以为平常的存在,经由其笔,便有了神异之调。

我当年写一点关于他的文章,想要寻找背后的那些东西,于是连带出同时代的一些人与事,在比较中思考一点审美的内容。这些,都是远远的旁观,遗漏的也有一些细节,其中不乏潦草的地方。对于其思想的透视不清,非不为也,而弗能也。一个作家如果不能一下子说清,说明他远远走在我们的前头。

汪曾祺的好,不仅仅是衔接了传统写作的趣味,重要的是对于自己生活的诗意的总结。我们看他的文字那么美,其实掩盖了许多感伤、忧虑与无奈。但他不是甘于陷在灰暗里的人,而是在自己的园地里自得其乐的自信者。而那种自得其乐,不是麻醉自己,混灭个性于寒冷之中。他的文字绵里藏针的地方甚多,对于伪道学和平庸的思想颇多揶揄,那些静谧的辞章里晃动的火苗,温暖我们之余,也驱散了缠绕着思想的种种魔影。在一个特殊时代而创造出逆时代风气的审美哲学,这是他的贡献。我们对此总结得远远不够。

通常的看法是,在其作品里看到世外桃源般的美丽,好像沈从文世界的另一种延伸。但这也仅仅是一种假象。他对于世态炎凉的体味,绝非常人可以察之。那些对于旧时代的不幸的描摹,有哀凉于斯,而嘲讽的力量不亚于左翼文人。只是那目光的温和遮掩了阴影,我们不易察觉更深的痕迹。他写军阀的残酷,描述百姓的苦楚,以及寻常之人的生命体验,不在一般文人的套路里,反士大夫的一面也是有的。那就是不做儒家理论的注脚,而在个人主义的精神里寻觅人性的亮点。他在俗人俗语里总能发现超然之美,又会于枯燥中点染精神的色泽,从传统文化的余痕里提炼现代人的趣味。于是浑浊里有莲叶

郭小川在《西出阳关》中吟哦:“坎儿井响,如颗颗银针,把荒野缝成了暖人的被衾。”他是了解坎儿井的原理及其价值的。

一般情况下,把运河与井连为一体,着实匪夷所思,但吐鲁番的坎儿井就是如此。北京的杨教授在来吐鲁番的路上,就念叨起中国三大工程之一的坎儿井,但也谈及坎儿井的知名度一度是最小的,尚不及四川的都江堰。早年很多省份的人,甚至都没有听说过。分析原因,一是曾经宣传得少,二来曾经到新疆旅游的人少,因不见其真面目,自然难以体会其伟大。

生长于新疆的我虽打小就听说了坎儿井,却一直没有什么机会去吐鲁番。高中毕业后到部队,新兵连的班长、副班长都是吐鲁番兵,他们在交谈中常言及坎儿井,更勾起了我想去看看的念头。

但这一愿望得以实现,已在七八年后。我在民政部门工作,年底要慰问优抚对象,单位派我们到吐鲁番,部署采购葡萄干,这才看到了坎儿井、葡萄干晾房。晾房好辨识,而起初看到戈壁滩上的坎儿井时,却没有做直接的联系。但见黄褐色的戈壁滩上排列着一连串的圆土包,一时不知作何用。单位上的老张说,那就是坎儿井的地面部分。

进入吐鲁番盆地后,我手指戈壁滩上纵横着的一连串的圆土包,向杨教授卖起了关子,结果可想而知,他没能猜出来。

听了杨教授的结果,杨教授很是惊叹,新疆就是这样朴实无华,一项伟大的工程,竟是以毫不起眼的样子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

当然,我并没有直接带杨教授到这样的坎儿井边参观其内部结构,我们去的是吐鲁番市亚尔乡新城西门村的坎儿井民俗园。

七月间是吐鲁番的高温季节,但进入园内,流水淙淙,林木参天,景色迷人,顿时感觉到了凉爽。长长的葡萄走廊外,还有葡萄干晾房,让人很容易了解葡萄干的“前世今生”。分为地上和地下两部分的独具特色的坎儿井专题博物馆,可以使游客全面了解坎儿井的历史变迁、修建过程。在500平方的地面陈列馆内,杨教授对坎儿井分布图、剖面图,以及大量的图片、实物、模型非常感兴趣,每一个介绍都仔细看完。对生长于瀚沱河边的他而言,之前这一切简直无法想象,不由感叹道:“难怪1845年林则徐来吐鲁番勘察水利时,曾在日记中惊叹这一奇特工程为‘诚不可思议之事’。”

下了十几级石阶,进入100多米狭长的地下参观通道,却是阴凉、干燥的空间,一股幽远的古风吹拂而来。不远处传来细微的潺潺流水声,如一位温柔的女子在述说着一个故事,语调轻柔动听。一条窄长的水沟里,清澈透亮的汨汨水流顺着一定的坡度欢快而下。

杨教授侧身掏了一把沟水,忍不住咂嘴:“好冰凉的水啊!”我接过话头:“能不凉吗?这里流动的可是雪山的融水呀。”

“火洲”吐鲁番是我国最干旱少雨的地方。吐鲁番盆地年降水量仅有15毫米,但年蒸发量却高达3000毫米以上。然而神奇

行走天山南北(二)

## 地下运河坎儿井

李昱坤



洁上丛话

敬画孙其峰先生(漫像)

左川



做人学为要“知足、知不足,不知足。”这是104岁中国画大师孙其峰先生一生遵循的准则。

癸卯春 左川

## 满庭芳

第五一三四期

“你搞丢了我一整列火车的汽油,伙计!但我有个好主意,如果你儿子愿意娶我的妹妹,我就把你的债一笔勾销。”

“我什么都可以听你的,可这事不行,你的良心哪去了?怎么能提出这样伤天害理的建议,你妹妹都25岁了,我儿子才17,你妹妹个子小得像蓝精灵。”

这段对话源于一部电影,看完的观众纷纷在各大电影网站中给出了这样的评价:古怪、荒诞、诙谐、滑稽。这部电影就是塞尔维亚国宝级导演库斯图里卡的代表作《黑猫白猫》,讲述了在遥远的高多姆河畔,一对父子因为一个发财的机遇,而被迫卷入一场荒唐的婚礼,而这一切的开始都源于一系列装满汽油的火车……

在成为导演之前,库斯图里卡还做过演员,他曾在电影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中饰演一位游击队队员。他参演这部电影的经历,和他的电影风格一样怪诞。库斯图里卡高中毕业后,正好父亲的好友克尔瓦茨茨导演想要拍摄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,于是为库斯图里卡在影片中安排了一个角色。当他打开三百页的剧本时,才发现自己的台词只有一句话,即便是这样,他每天也反复练习。可能是人生第一次出演电影的原因,库斯图里卡在拍摄现场紧张得要命,多年后他回忆起那段经历时说:“感觉当时紧张的心脏一分钟能跳三百次。”

## 《黑猫白猫》:荒诞故事背后有深思

王泽一



电影频道

一个角色。当他打开三百页的剧本时,才发现自己的台词只有一句话,即便是这样,他每天也反复练习。可能是人生第一次出演电影的原因,库斯图里卡在拍摄现场紧张得要命,多年后他回忆起那段经历时说:“感觉当时紧张的心脏一分钟能跳三百次。”

之后,库斯图里卡为了继续在电影事业上有所发展,专程赴布拉格留学。学成归来后,凭借《爸爸出差时》和《流浪者之歌》这两部作品在国际影坛初露锋芒,并且受聘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导演课程。在教学期间,库斯图里卡偶然看到了一位美国学生



递交的剧本,这让他顿时来了灵感,随即决定以此剧本拍摄一部好莱坞电影,这就是他目前执导过的唯一一部英语片《亚利桑那之梦》。

在《亚利桑那之梦》开拍之前的选角期间,约翰尼·德普竟然前来试镜,当时的他还是位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。但在库斯图里卡眼中,这个小伙子除了讲肯塔基州口音的英语外,和他家乡的茨冈人简直一模一样,随即库导演便决定由他担任本片男主角。然而电影上映后,美国本土票房不理想,影片1900万美元的预算,最终全球票房只收获了11万美元。遭遇票房失